

王氏談錄  
海內十洲記  
農田餘話  
歲華紀麗譜

趙子昂云。吁。聚書藏書。良匪易事。  
手焚香。拂塵淨几。毋捲腦。毋折角。  
毋以唾揭幅。毋以夾刺。毋以作枕。隨  
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亦云爾。  
廣祕笈全部五十種。內闕五種。十八本。  
大阪府 總照堂收藏

借 4  
515  
18

十八



4 515 18

# 王氏談錄

寶顏堂訂正王氏談錄

宋 王洙

雲間仲醇陳繼儒訂

樵李 履素黃承昊 校

曼倩金壽明

訓子

公誨諸子曰忠非必殺身自盡其誠也可令人  
蒞一官苟能竭力于大小之務不自愧于祿食  
推而廣之至于大事皆忠也至于以身死事蓋

王氏談錄



古人不幸而遇之耳閨門之內承順父母顏色  
爲先吾先公中令奉成氏太夫人極爲子之道  
太夫人每有小不如意未嘗與先公一言先公  
必朝服再拜候其色悅而退先公在金陵餘杭  
清夜多作詩必召吾起艸或屬數句未成且假  
寐吾持筆侍側往往至中夜不敢退時吾十五  
六歲未始知倦今吾愛汝曹不欲以嚴限慈庶  
事當自勉也

### 爾雅

公言爾雅文選待文士之秘學也使人知之必  
訛其所習淺末至規撫裁取不習或門嘗戲曰  
韓愈詩多用訓故而反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  
落入此人滅迹也

### 隸書

公素不習隸書初但微作八分皇祐中受詔書  
獻穆公主碑李氏求以古隸寫于是始作隸書

王以詩金  
既出人競愛宋丞相曰近世人家居楹之刻所未及也君謨亦云君之隸字乃得漢世舊法僕之所作但唐謂一本隸耳

筆法

公言用筆須圓勁結體須作力正然後以奇古爲工皇祐中受詔與君謨分寫迹英閣二圖公書無逸篇君謨真字書孝經既成上作飛白二軸荅之後又受詔分寫集禧觀諸殿榜公書奉

福虛福殿二榜君謨書神藻殿二榜

爲文

公誇諸子屬文曰爲文以造語爲工當意深而語簡取則于六經莊騷司馬遷楊雄之流皆以此也又論修身行道至于性命之理旣而曰此皆第一等語汝輩一詞賦亦未能善固未知也然不當不爲汝輩道

讀書記

公嘗言隋王劭作讀書記凡所說書隨意所取  
疏之後輯而成篇又唐人有臺閣集纂當世名  
人詩今此二書人家罕有存者

鷄鳴歌

公言人嘗云汝南出鳴鷄考之舊事漢時于汝  
南取能鷄鳴歌之人其云鳴鷄蓋謬也

葬

公言昔觀孔子墓視其地之形勢大與今俗深

相符今之術累昔人之所遺耶

子房封留

公言今陳留立祠祀張子房非也所封留沛金  
彭城有留城是也昔宋武北征過陳留下教修  
復其失蓋已久矣

爲文

公訓諸子曰壯年爲文當以氣焰爲上悲哀憔  
悴之詞慎不得法

知字音切

公言學者不可不知音切苟不通終竟為不識字人

論陰陽拘忌

公言昔有一士人病其家數世未葬亟出錢買地一方稍近爽愷者自祖考及總麻小功之親悉以昭穆之次葬之都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塋穴之法入且識其易而謂禍福未可知歲

中輒遷官秩後其家益盛以此觀之真達者也今之人稽留葬禮動且踰紀邀求不信之福于祖先遺骸真罪人也

筆法

江南李主及二徐傅二王撥鐙筆法中朝士人吳遵路待詔尹希古悉得之吳尤以為秘所傳二人與范宗傑而已其法五字撇厭抵鈎揭吳又云更有二字曰蹲送者蹲鋒迎送之謂耳若

王氏言金  
作一字必從之中起之吳笑曰然

讀甘露記

公嘗讀甘露記歎曰無妄之禍乃至于此以此視之軒冕非可恋之物吾日有歸意

唐時金帶

公言李防給事有一金帶唐之制作撻尾刻云龍朔某年紫宸殿宣賜鄭畋其制作與色澤尤奇防卒其子不肖妄以與人臨淄公晏殊留守

南郡大會客伎有金帶立其側者公目之覺異于常引視其刻問所從來曰李氏子所假公俛歎久之

京氏律曆

京氏律曆一卷虞翻爲之解其書雖存學者罕究公從秘府傳其書究習遂通屢以占卦甚効

修書進藁

公言修書藁艸隋書尤重謂之初藁每與正本

並奏

古事不見所出

公言古事有相承傳用而不見出者甚多如顏  
回讀書鉄錡三摧是其一也

秘閣易法

公言秘閣有鄭氏注易一卷文言自爲篇而陸  
氏太玄篇第亦各異考之足以見古易經之舊

次

方藥精通

公言高文莊方藥精通聚奇藥價及巨萬雅尚  
之一也

繪事後素

公言繪事後素工記所謂後素工也

七言詩

公言古七言詩自漢末盖出于史篇之體

性貴平淡

王氏談錄

七



公言人性貴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卽所謂宰輔器也蓋宰制方物等之公平甄別不差足任機柄耳昔劉劭論人物亦以平淡爲先也

蘭蕙

公言蘭蕙二艸今人蓋無識者或云藿香爲蕙艸

錄書須黏葉

公言作書冊黏葉爲上雖歲久脫爛苟不逸去

尋其葉第足可抄錄次叙初得董子繁露數卷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綴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公悉命其家所錄書作黏法

少女風

公言管輅云天欲雨樹上已有少女風今俗多云急風翻葉見白者是

靈符石

公少遊蜀于江濱得靈符石理堅潤其文尤異

李廷珪墨

公性尤愛墨持玩不厭几案床枕間往往置之  
常以柔軟物磨拭發其光色至用衣袖畧無所  
惜慶曆中人有持廷珪墨十九求售從子參預  
託公艸文字恐溷其思遽令麾去公後聞之極  
爲嘆惜後此墨尤難得而屢以萬錢市一丸其  
品乃有數等其卽字作下卽之卽者爲上作圭

潔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二云奚  
庭圭者最下蓋廷珪之本燕人奚初姓後徙江  
南其初未奇久而益佳故李至寵其能賜之姓  
也雖名號有高下其間又自有精粗亦時有僞  
作者人亦多感公言若辨之當視其背卽云歛  
州李廷珪墨歛旁 之左足與李字之中書  
可與子字之足貫又與廷字之豎書墨字之右  
角貫視之上下相通者爲真公又自能造墨在

濠梁彭門常走人取交州善煤手自和揉妙爲  
形體蓋光色與廷珪相上下旣成分遺好事悉  
伏其精嘗以廷珪墨遺君謨隴西王之子恂謂  
公曰聞以墨遺君謨橐中必缺請以一丸補之

小篆奇古

公亦習古文小篆嘗謂古文至少至許慎所不  
載及不出孔氏書者悉後人所造學之少所根  
據小篆源流可究便于施用公用筆奇古慶曆

中士大夫家墓銘蓋多公筆也今上景祐徽號  
玉冊宣獻宋公受詔寫宋公不習篆公以代書  
也又章郇公受詔書相國寶奎殿太宗真宗詩  
額亦公代之

篆銘嘉量

皇祐中上令少府作嘉量公稽永制度參以周  
漢旣成自篆刻銘奏御藏于內府詔在集中

碑額

最公所書石隸字則獻穆大長公主碑曹囊悼  
碑范文正碑晏元獻碑伊先生隔山庵記正字  
則張少監墓誌濠州四望亭詩莊生臺詩宋宣  
獻詩書額濠州四望亭南京御史臺讀易堂襄  
州峴山亭臨芳亭華嚴寺羊太傅廟西京教忠  
積慶寺東都李氏間燕堂來驚堂連亭籓籓亭  
劉氏堦華堂

古器

景祐中內出古銅鐘鼎尊三器詔公辨其款識  
公驗其文稱有周立玉字法參以篆隸形制不  
與經典相合非遠古時物疑宇文氏時器具上  
其事詔藏于龍圖閣語在公集中皇祐中又出  
玉器二一爲四龍行走上騰之形其端廿餘可  
置物壹爲梳形旁上連罕纒纒可插羽下有柄  
彫以蜻蜓蝮蚰絕工巧公以爲皆物柄也梳形  
者疑古人羽扇之柄其他莫可知

辨藥  
公示京師市藥須當精別市中稿本多雜以威  
仙靈不可稱辨往往誤售入藥遂不爲効稿本  
蓋柔細而芳香者是

自治之要

公謂諸子曰人之文章美者固譽之不至者未  
嘗輕視吾心意和平得自治之要險巇貪媚固  
自不生怨尤僥倖逾絕思慮以其染汚吾心戕

賊天理皆屏之于未萌然事有曲直必當中理  
令朝廷之士與吾論事有不直謗毀甚多然吾  
皆不責固無報復蓋吾自信者篤耳此乃汝輩  
粗識善惡人亦不能欺吾其能以無爲有給汝  
輩耶吾旣已自力如此更欲汝輩効而爲之不  
可不勉也

校書

公言校書之例它本有語異而意通者不取可

惜蓋不可決謂非昔人之意俱當存之注為  
一云作壹一字已上謂之一作公自校杜甫詩有  
艸閣臨無地之句它本又為荒蕪之蕪既兩字  
之它日有人曰為無字以為無義公笑曰文選  
云飛閣下臨于無地豈為無義乎唐鄭顥自云  
夢為詩十許詔有云石門霜露白玉殿蕪苔青  
意甚惡之後遇宣宗山陵因復賤成公嘗笑曰  
此杜工部橋陵詩也顥以為貞陵之祥而更復

綴緝亦雖鄙之二也

相知之厚

蔡文忠守南都公時為書院說書且將薦公而  
謂公曰欲薦而未有人可令艸奏以叙君之美  
莫若煩君自為之公謝曰某之才不足當公薦  
今石太祝延年衆所愛重宜置某而薦石蔡公  
奏公徐曰得之矣遂命公艸石奏而石為公艸奏初罷野城尉  
里中是時晏丞為留守方修後圃而使諸曹

王言金  
十  
椽賦馴鶴小池戶曹椽玉初邀同賦既成并上  
臨淄公公喜遇之甚厚及臨淄公還朝力薦爲  
應天府學講書語在公家傳中是後蔡文忠繼  
守留鑰復待以上客蔡公旣去而宋公來其所  
以遇之尤加每公事退開羣閣邀公殆日以爲  
常相對但持書冊論議而已宋公嗜食乾果羅  
列左右間或相勸食或以文章示公句意有所  
欲易及一字不安者必曰君試思之公曰以某

句<sup>某</sup>易字如何曰更試思之或至再三遂用後宋  
公還朝公亦入上庠又陪佐史局無一日異于  
初宋公薨公爲之議謚撰著行狀象篆勒墓銘  
諸宋以服帶緡錢遺于公甚厚公不發其封悉  
還之李邯鄲公戲簡公曰可惜筆端得來盡被  
車兒推去後老思宋公平昔之知嘗歎曰相知  
之厚不愧古人今亡矣夫去年公謁告還里中  
錢于飛侍讀爲留守其妻宋公女也聞錢公晏

于郡齋曰是往者日與君父論書于此齋日吾  
家爲肴羞尊酒以待者也因泣下明日錢以其  
妻語語公公亦爲悽然

古今樂律通譜

公洞曉音律自能辨聲度曲嘗究今樂之與古  
樂所由變而摠諸器之同歸以籍于譜至如言  
黃鍾某聲則屬絃之某抑按金石之某聲考堯  
之某穴皆衝貫爲表而別之至于胡部諸器亦

然雖不知者可一視而究號曰古今樂律通譜  
又云今胡部樂乃古之清商遺音其論甚詳

芸

芸香艸也舊說爲不食今人皆不識文丞相自  
秦亭得其種分遺公歲種之公家庭砌下有艸  
如首蓨橘之尤香公曰此乃牛芸爾雅所謂權  
黃華者校之烈于芸食與否皆未可試也

李衛公文



王氏言錄  
公亟稱李衛公之文謂不減燕許每讀積薪賦  
曰雖後東之高處必居上而先焚真文章之精  
致也

作文立意

班固典引序唐堯君臣之德迭享天下云股肱  
既周後授漢劉公言古人作文立意高奇如此  
後學者可不務哉

一云文當務立意  
高奇不蹈陳故

爲箴自警

公始爲進士居里中與稽顙穎實充締交各爲  
箴以自警

期待之深

公爲舒城尉馬亮鎮廬江始入謁謂公曰君狀  
貌類宋尚書白材質正與君等他日亦不下此  
人後入上庠暇日謁邢侍讀昇識公甚喜歡曰  
君異時之孫馮也孫輿馮元方貴顯

上官忌兀日

公云陰陽忌諱固不足泥然亦有不可畧者嘗  
記丁顧言少卿云昔遊官蜀中至官有期駐舟  
江滸游憩山寺遇老僧問丁公何爲而至丁具  
以之官告又問期在何時丁又以告僧曰是所  
謂元日不可視事弗避之君必以事去君笑而  
不應既至官月餘竟以事免歸丁深異之于是  
復道故處從僧謁其術丁屢以語公臨治頗用  
之

### 水漬書冊

公言藏書之家書冊或爲雨漏及途路水潦所  
漬者皆可大甑中蒸而暴之至一二番乃以物  
填壓平處逮乾色雖微漬而略無損壞

### 雌黃墨

公言雌黃爲墨校書甚良飛研極細堅膠揉爲  
挺無油甕器中磨親以少藤黃尤佳

### 詩話

公言舊嘗得句云槐杪青蟲緹夕陽因思昔人  
似未曾道後閱杜少陵詩有云青虫懸就日尤  
歎其才思無所不周也

北虜風物

公言昔使契丹戎主觴客悉以玉杯其精妙殆  
未常見也又言虜人饋客以乳粥亦北荒之珍  
虜中有鐵脚艸採取陰乾投之沸湯中頃之莖  
葉舒卷如生

書儀

公言唐裴鄭二家書儀皆云凶書須好紙繕寫  
言語哀雅之稽似非寧戚之義不若以生紙書  
之語言字札質朴爲稱

亢父城

公言旣舊有亢父城賦甚陋其土昔嘗經行視  
其地信然

方言

楊雄方言世所傳云舊本也公患其無次序判別其訓各以類從且云此殆子雲之初意也後人見其有條理便謂昔本則妄耳李邯鄲甚

修書

最公所修之書春秋蕃露舊墜簡脫文差互不可考公數年尋繹文

義綴緝始成仍舊為十卷方言舊無次序公折之以類從杜甫詩古六十七卷今亡

世傳二十卷止數百篇參合別高適詩舊十三卷今亡

本以歲時為類得篇二十卷易緯館閣舊本以統鑿釜度稽覽是固通卦驗分為十卷

具緯九卷仍依篇次合為一書復其舊次

詩話

公言近人別傳杜甫詩杜鵑行一篇云誰言養

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此正破前篇非甫

作也

醫

公言昔東都有一醫者姓劉其術甚異通黃帝

八十一難經病註者失其旨乃自為解獻于闕

下仍爲人講說自號曰劉難經其治疾察脉無  
隱不知肘後有二藥奩止藥末數品而已每視  
人病旋取諸末合和加減分爲劑料日服不盡  
其數病未愈他日再至曰此藥服不如數耳所  
餘當有幾人不能欺後以老終

論逸少書

公言每閱王右軍書覺每帖氣勢各異此所謂  
羲之萬紙不同也

醫茶

公言茶品高而年多者必稍陳遇有茶處春初  
取新芽輕炙雜而烹之氣味自復在襄陽試作  
甚佳嘗語君謨亦以爲然

古碑

石舍人楊休典宿州蘄澤岸傍得古碑刻云有  
周渤海君玄孫伯著之碑問公所謂公者非字  
文氏乎公曰然

史官  
宋丞相庠與翰林祁皆公布衣之舊同年登科  
皆貴達益篤契好初宣獻公薦公入史局時祁  
鄴李公叔領撰著李方貴顯與宋公同列而不  
相下頗有間隙宋既與公舊勸公毋受命公辟  
以辱宣獻公知不敢避讓宋怒遽折簡謂公曰  
自古爲史者不免天菑或人禍子何爲當而不  
避今且賀子而吊子也

藥性

公言醫藥治病或以意類取至如百合治百合  
病似取其名嘔血用胭脂紅花似取其色淋漓  
治結則以燈心木通似反其類意類相假變化  
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

唐三宗像

公言舒城縣民李氏者唐宗室之裔有一軸画  
上畫玄肅代三帝真云其先别子所出也其画

亦當時之跡每持以見縣官免科役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云如今池底林鋪錦公言此卽文公對李公石云云元中舊宮人盡在問之無此事者

楊姓異同

楊修書云修家子云公言子雲自叙爲楊侯之裔自爲楊字恐與華陽之楊異

唐世詩僧

公言唐世詩僧得名者衆然格律一體之于高遠顏延之所謂委巷中歌謠耳唯皎然特優

解經

公言學者解經或有改字就義者非先儒闕疑之旨往往自議取

起居注

公言穆天子傳左右史之書起居注始于漢世

乃有遺法也故今崇文書目以穆傳首記注之列

### 黃白術

公言先中令在金陵有一術者自言得黃白術請試之初持二藥罨至云丹砂所化也中令不以爲然旣而請持歸明日復至皆先所見物也而其一當中印一指痕乃金瀝也其一如滿盛其瀝而復瀉去者其表則素潔如初遂留二物

而去後不知所適

又

公言初赴舉時接一士人稍親久忽謂公曰君苦無資乎求開通錢千餘當爲君化少物公曰錢固有而難化也絕得開通曰銅精者皆可數日持銀十兩至視之錢周廓與字隱隱尚在謂公曰君并欲其法乎亦無所秘公笑曰聊試鄉法爾吾無所用悉還之後月餘其人卒



丁謂家資

公言丁謂前敗之一夕買竭都市中金餘產籍沒後官斥賣人有買其綵薦一析之得絹凡三百餘端

二蘇艸隸

二蘇皆工艸隸而舜欽先得名人或咨云公二人優劣公曰才翁筆勢勁媚疑生長也

周官

公云學者多云疑周官初以吾考之始作而未用之書也以近事比之唐世制六典著當時百官之目最爲詳悉竟不能遵用

晏相觀書

公言晏丞相自云觀書遇事有可用者必準度所宜使處然後默記如未獲用者心常恨之他日臨文速不廢忘

贈日本僧詩

公言祥符中日本僧寂照來朝後求禮天台山  
先中令守會稽寂照經由來謁寂照善書迹習  
二王而不習華言但以筆札通意時長兄爲天  
台宰中令以書導之兼贈詩云滄波泛瓶錫幾  
月到天朝鄉信日邊斷歸程海面遙秋泉吟裡  
落霜葉定中飄爲愛華風住扶桑夢自消既至  
天台致書來謝累幅勒至其字體婉美愛楊文  
公在禁中識之亦嘗序其事

夢

公言始作禮官時夢入禁苑中引一紫衣人至  
後亭見上免後踰年荆王薨皇帝受服予時引  
太常卿入苑中其徑路所至皆夢中所見

汗衫

公言皇祐中人有獻唐昭宗御服汗衫一上有  
朱字手詔與錢鏐求助兵時隔塞不通蓋密信  
也獻者朱氏子孫欲求官朝廷留而賜帛遺之

曆官

公言近世司天算楚衍爲首既老昏有弟子賈憲朱吉著名憲今爲左班殿直吉隸太史憲運算亦妙有書傳于世而吉駁憲棄去餘分于法未盡

贈狄國寅詩

耀州三寅人狄國寅自云仁傑之後有告身數通及代宗時御史中丞狄歸昌請復御膳表具

携以示公仍請詩云每讀梁公傳青編日屢開神交慕英烈目喜見雲來一命頒朝祿連章薦楚材凡昇黃綬秩世代乃身媒國寅向以龍圖閣直學士狄棐論得官

詩話

公言杜甫爲詩多用當時事所言王魚蒙葬地者事見韋述兩京記云有言鐵馬汗常趨者昭陵浚馬助戰是也此類甚多此篇不全

評書

公言好永禪師書嘗得石本千字文手自褫襟  
暇則玩閱至老不倦嘗云今人筆美未能爲書  
須結體巧常使左方高氣勢自得適媚乃爲佳  
也與蔡君謨在西閣朝夕評書君謨每有祈寫  
求公指其失後語公曰與原叔論書數年自覺  
倍精昔時人或與公論禪理公曰仲尼絕四母  
意母必母固母我蓋不出是也

自強

叔彞云富公才業賢望如此然其心好學善爲  
文章又樂與人論議經旨及古今興亡治亂雖  
逐日亦各有工課夜坐一書室中或至二三更  
方歸寢此蓋往年曾倅鄆州佐王曾相而曾乃  
如此所爲富公亦常服其勉勵耳此實士君子  
規矩其身而不敢自懈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之謂也

通經

叔彞常云士有曉熟世務兼能作文字者然後能通經史其常潛心于其間故也然則如今天下學者皆能經術然求所謂通經者其人少矣

修慎

韓謙父聞臺官吳中復等疏陳相執中所爲及家私事凡九條謙父乃此言必書之史傳施後世而不善之名安可掩哉士君子豈得不修慎

哉

訪問

倪義父云某每因往街市或坐次逢河東河北陝西客旅等某必問其事意亦要知茶鹽礬之類及雜物有所更改增添條制之事又可以知省中所行事宜經權與不便如何也

識明則經明

周伯堅云某于周易與先生之說有不同之處

然則君子所患者識耳識明則經明而周流通  
變矣

不置侍婢

伯堅又云相愛者與家人言以其年高在遠方  
勸置一女子侍飲食湯藥圖其安逸其乃云自  
幼年力耕鑿孤貧讀書歷盡艱苦而執志期于  
粗有所樹立而今幸亦爲人所愛見此苟或如  
此是棄忘其初心也

作文主之以誠

管允中云凡修學不患作文字不能精在持身  
立事自期如何耳然則作文字必主之以誠也  
中庸曰不誠無物誠之說于聖賢道可謂至大  
矣

政事

蔡監簿至夫在學云叔彝有書與叔父密學言  
京師弊政十餘條而叔父已先行其七八與叔

王氏言金  
事  
彛所聞者暗相合叔父甚喜之時君謨行京兆

思慮

潘十六十九秀才在富相爲外甥云舅氏往年  
典郡某嘗于左右修學而舅氏每中夜或獨坐  
一靜書室中至二三更但仰靠倚子不知思慮  
天下何事也

好學

歐大太祝云大人嘗云太師致仕在家每日須  
看文又喜學書字并艸書

又

歐大又云大人在家逐日須作文字而于經史  
間亦各有工課耳

廉慎

焦秀才云胡內翰于湖州時買物却于他郡致  
仍一一供稅錢也

相人

歐大又云凡相人最好于得失榮辱之際觀其動否便可知其氣之小大也然後見其人之前程也

作官

又云作官須事事要知只如耕犁之具亦要知制作蓋臨政則民亦有使處 又云作官須且坐而後發 作官不在文章劉

參政作官後不在文章亦全在器業也

持身

焦秀才云錢志通于編勅刑統皆一一節目之又云不患作文字不精患不能持身與立事耳又云君子不以已所藏而推所受

河圖

歐公云河圖之說雖見于書易論語禮記某獨以為不然蓋後之人好恠說耳豈有聖人以已



王氏論金  
有德而不獲天位非也某以文字正之後世必有信之者一千年後必得一人信之二千年後又必得一人信之又三千年後又必得一人信之矣以三千年而獲三人見信則後數千年間信者必多則其說行矣

作詩

又云凡作詩并選中唐之名士衆則格試每作三五篇雜于其文字亦然

推誠待物

相業附

李兵部云唯人推誠待物不要城府而人自和平也某凡干職司十餘年前後應猜防人底文字並不發奏及其  
某奏此事乃先奏某亦依違  
供折亦不欲旁損其人也  
又云嘗見龐相勸其如公孫弘令脫粟飯布被伊不聽其言豈有六十五歲更造宅營葺所活幾時其愚可知也已又云凡宰相多以已之親戚

遂隔朝廷仕宦者豈至公之道邪賈相則不然  
雖唐詢爲事令作臺官亦不言之 又云夫易  
之咸卦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事亦甚大  
以一人之心感天下使之和平豈非誠哉非以  
虛受人而人可化哉大抵虛受人則無城府無  
無疑無疑則誠矣 又云今之居宰相百執之  
上不慮人之窺伺而不錯作事天下人之聰明  
豈可掩哉 又云凡在中書者自平生讀書學

聖人之道及可用之處反不用之其本爲利祿  
所泊而聰明有所蔽也 又云今之大臣但家  
中爲歡樂豈有思天下憂患與國家之安危生  
平所學當行之事哉

賢者能受毀

大臣欲知典故附

張中行云夫賢者難能受屈辱蓋以其有所負  
而期于後世也夫譽者人易受而毀者所不能  
堪然而能堪受人之毀而不動者亦唯賢者能

之夫平居無事之時人皆能言可以守道死而不  
不變及有罹患難而當鼎鑊之誅而獨能不易  
其操者乃為難耳 又云大臣者欲知國家故  
事如魏相者則可以為宰相而治天下者也

作文

歐公云某每日雖無別文字可作亦須尋討題  
目作一二篇又曰凡看史書須作方畧抄記又  
曰文字既馳騁亦簡重

經史

焦秀才云欲作文字與立身先且須積日以養  
其源可也長源與知仲書曰知日講史記及孟  
子甚善甚善經書養人根本史書開人才思此  
事不可一日廢而須自少年積之宜常用此法  
也

附編錄觀覽書目

集思慮聞見可記事 寫三朝寶錄 尋諸司

事例文字 抄記本朝名臣所施爲事節 尋  
求河北河東陝西東西川廣古今戰陣行師方  
畧 編錄河北至廣南六處極邊山川地圖  
編錄古今凡興利公私事 求錄古今治水方  
略地圖等尋訪應譜系文字 編錄三司錢穀  
文字究問國家每年二歲科數與一年京師官  
吏三軍諸軍請受并內外諸雜支用多少科有  
蓄積豐乏之數 訪問兵籍禁軍廂年內外實

增減數多少萬數 編錄應律令刑統文書  
訪問內外養馬數多少并 編錄古今養馬買  
馬法 編錄水陸舟車轉運方畧 編錄兵家  
文字 編錄應械形制法度 編錄四方今有  
遺利于民事 編錄歷代帝王所尚有益于國  
家事 編錄應今朝名臣爲政畧事 尋訪  
樂文字 編錄歷代至唐五代國朝以來貨殖  
所營爲事 編錄國朝諸將臨敵制置方畧事

編錄國朝宰相所施為事 編錄自來行文書

中利害事節 編錄諸官所藏家書目錄 編

錄諸在官所為方畧 宰相三司 御史臺

開封府糾察在官刑獄 羣牧司 樞密諫官

大理寺 流內銓 審刑院 安撫 益州北

使審官院 緣邊 轉運 提刑 臺閣故事

觀三朝寶錄 其三百八十卷內太祖五十卷太宗

宋綬陳堯佐等同修撰 觀三朝聖政畧 十四卷 三朝聖政錄

石介三朝寶錄 三十卷 三朝寶錄 十卷 呂國朝會

要 一百五十卷慶曆二年張得朝 太宗故事 二十卷 觀文鑿古

圖 慶曆四年 三朝訓鑿圖 十卷 皇祐方域圖 五十卷

洙禹 兩朝寶訓 三十卷 熙豐聖訓 二十卷 仁宗

政要 四十卷 張唐 邇英延英二閣記注 三卷 賈寶文

天人祥異書 十卷 聖政記 一百五十卷 政錄

節要 十二卷 聖範 一卷 英祖記略 一卷 正統 十卷 神武

秘略 十卷 仁宗 太常因革禮 三百卷 姚闢韓洵 鹵簿

王氏炎錄

卷

圖記十卷 紀年通譜十卷 文彦博 州縣祭社稷

儀卷祥 閣門儀制六卷 元豐郊廟奉祀禮文

卷 編年通載十卷 張衡 朝制要覽 脩對六卷 畢開

寶通禮義一百卷 盧多遜 禮書一百五十卷 陳用之 樂書陳晉大

樂圖一卷 宋郊 謚法蘇洵 先天記 降聖記 封禪記

五十二卷 祀汾陰記五十三卷 迎奉聖像記 續通

典一百卷 唐會要一百卷 五代會要三十卷 冊

府元龜一千卷 王欽若 太平廣記五百卷 李時等 總類一千卷 李昉等

前史精要丁度

究觀此篇必嘉祐已前巨公所為其志亦可  
知也大抵前輩仕進便作官業自斯遠大非  
若後世碌碌苟科第以盜榮竊寵者惜哉不  
及見聖人矣太原王洙敬錄于家塾

寶顏堂訂正王氏談錄終

又良聖人矣太以王若德冠于宋  
 殊於世無所存以益榮輝其於詩不  
 味亦大益而章其於詩亦官業自此  
 煥發此篇必真詩也前曰公德其志  
 前史雜要下

藏  
 內  
 十  
 冊  
 第

# 海內十洲記

寶顏堂訂正海內十洲記

漢 平原 東方朔 纂

明 樵李 黃承玄 校

華亭 陳繼儒 閱

祖洲在東海 瀛洲在東海

炎洲在南海 玄洲在北海

長洲在南海 元洲在北海

流洲在西海 生洲在東海



鳳麟洲在西海 聚窟洲在西海

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前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方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名儒墨於文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

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曾隨師王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邀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廣陟天光極於是矣未若凌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萬北極勾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震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

十沙言 二  
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  
識乃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  
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  
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  
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鳥  
狀嚼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  
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

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  
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  
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  
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  
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  
也

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  
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僊草又有玉石高且

十洲言  
三  
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泉飲之數升  
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  
如中國也

玄洲在北海之中戊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  
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  
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電對天西北門上  
多太玄僊宮宮室宮室各異饒金芝玉草乃是  
三天君下治之處甚肅肅也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  
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  
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焦  
所刺不入打之如灰囊以鉄鎚鍛其頭數十下  
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  
鼻卽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  
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  
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卽見此山

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爲帟時人號爲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多仙家

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十五萬里上饒山川及多大樹樹乃有二千圍者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丘又有僊草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風山

山恒震聲有紫府宮天真仙女遊於此地

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有五芝玄澗澗水如蜜漿飲之長生與天地相畢服此五芝亦得長生不死亦多仙家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冶其石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割泥亦饒仙家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接蓬萊十七萬里地方

十洲記 五  
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萬里上有仙家數  
萬天氣安和芝草常生地無寒暑安養萬物亦  
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之水味如飴酪至良洲  
者也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  
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  
麟數萬各爲羣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  
多僊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爲續弦

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  
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他處乃  
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  
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  
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  
也以爲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  
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使者時  
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

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  
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  
馬之類也表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於是  
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以牡桂乾姜等諸物  
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  
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盃刀  
長一尺盃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盃是白玉之  
精光明夜照冥夕出盃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

水汁已滿於盃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  
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盃耳如  
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  
來並是西海中所有也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  
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真  
僊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  
齒天鹿長牙銅頭鉄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

十洲記  
人鳥之象因名之爲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  
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扣其樹  
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  
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  
飴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震靈丸  
或名之爲反生香或名之爲震壇香或名之爲  
人鳥精或名之爲却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  
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

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幸  
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  
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  
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黃  
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  
悴尤怪其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美何謂猛  
獸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  
是以神麟故爲巨象之王鸞鳳必爲大鵬之宗

十洲言  
百足之蟲制於螭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  
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  
雲千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  
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  
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  
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遙辛苦  
蹊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殘之死疾猛  
獸却百邪之魑鬼夫此二物實濟衆生之至要

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反不知真乎是臣國  
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  
也眼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  
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此四者而成天下之  
治也武帝恧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  
百禽食噉何物脅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  
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  
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慧忠



怒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絙繫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龍騰鶩處于太上之廐役御獅子名曰猛獸蓋神光無常能爲大禽之宗主乃獲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卽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歇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

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訕唇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礮礮之交光光朗衝天良久乃止帝登時顛蹶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仗伏地諸內外牛馬豕犬之屬皆絕絆離繫驚駭放蕩久許咸定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聞獸來乃相聚屈積如死虎伏獸入苑徑上虎頭溺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

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  
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元年長安城  
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  
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  
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又  
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  
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  
不勤慙衛叔卿於堦庭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宮

已亡月支國人島山震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  
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  
命殞矣

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  
里海四面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  
之滄海也島上俱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八石  
石腦石桂英流丹黃子石膽之輩百餘種皆生  
於島石服之神仙長生島中有紫石宮室九老

一沙言  
二  
僊都所治僊官數萬人居焉

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羣仙不欲昇天者皆往來此洲受太玄生籙僊家數十萬畊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輦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岍一萬里東復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

十洲言  
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  
如中夏之瓦石狀真僊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  
形亦有能分形爲百身十丈者也  
蓬丘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岍周迴五千  
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  
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  
人九天真王宮蓋太上真人所居唯飛仙有能  
到其處耳

崑崙號曰崑崙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  
岍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迴繞匝山東南接積  
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  
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寔崑崙之支輔也積  
石圃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  
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  
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  
其一角正北于辰之輝名曰閭風顛其一角正

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  
角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  
所玉樓十二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  
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玉之堂瑠華之  
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  
治也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帀五  
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出  
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此乃天地之根

紐萬度之綱柄矣是以太上名山鼎於五方鎮  
地理也號天柱於珉城象綱輔也諸百川極深  
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丘陵而  
可得論爾乃天地設位物象之宜上聖觀方緣  
形而著爾乃處玄風於西極坐王母於坤鄉昆  
吾鎮於流澤扶桑植於碧津離合火生而光獸  
生於炎野坎總衆陰是以僊都宅於海島良位  
名山蓬山鎮於寅丑巽體元女養巨木於長洲

十洲記  
高風鼓於羣龍之位暢靈符於瑛丘至妙玄深  
幽神難盡真人隱宅靈陵所在六合之內豈唯  
數處而已哉此蓋舉其標末爾臣朔所見不博  
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曾聞之於  
得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阜皆是真仙隩墟神  
官所治其餘山川萬端並無覲者矣其北海外  
又有鐘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  
千里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萬里

自生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  
元氣之所舍天帝居治處也鐘山之南有平邪  
山北有蛟龍山西有勁草山東有東木山四山  
並鐘山之枝幹也四山高鐘山三萬里官城五  
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鐘山爾四面山乃  
天帝君之城域也僊真之人出入道經自一路  
從平邪山東南入穴中乃到鐘山北阿門外也  
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山源周廻具有

四城之高但當心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  
既畢乃乘躋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  
阿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  
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書今丈尺  
里數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劇五嶽諸名山亦然  
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其王母  
所道諸靈數禹所不履唯書中夏之名山爾臣  
先師谷希子者太上真官也昔授臣崑崙鐘山

蓬萊山及神州真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故  
人此書又尤重於嶽形圖矣昔也傳授年限正  
同爾陛下好道思微甄心內向天尊下降並傳  
授寶秘臣朔區區亦何嫌惜而不上所有哉然  
術家幽其事道法秘其師術泄則事多疑師顯  
則妙理散願且勿宣臣之意也

武帝欣聞至說明年遂復從受諸真形圖常帶  
之肘後八節常朝拜靈書以書求度脫焉朔謂





# 農田餘話

農田餘話卷上

長谷 真逸輯

王體元  
王體國 校

天有十二良 方者有神司其位日出在東  
其對在酉酉為雞而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  
運而西其對在卯卯為兔而月光含景則兔在  
月中月出東溟向之而生明則與日相望故月

農田傳言卷一  
得日光景隨光見月有兔形者亦何異哉世傳  
月中有桂對蓋日行于西與扶桑則移景日中  
矣月望之明景亦隨之故月之所具而有者皆  
日光所及也此廣川董氏画

理

至元中遣官十四員分道測日影用四丈之表  
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日在表南一尺  
一寸五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

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北至北海  
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  
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疑卽唐太宗時貞觀二  
十年骨利幹遣使入貢來朝言其國日入後煮  
羊脾熟已天明者此地是也  
陳孚剛中以禮部員外郎奉使安南其地初三  
新月在天心夏至日午光入北牖有排律五十  
韻紀其國俗至元甲申十一月五星聚斗牛至

正甲申十一月五星并日月復聚牛斗宋淳熙  
丙午八月日月五星聚于軫閩越之地古爲蠻  
夷在漢唐亦爲偏方下國至宋則名公巨卿項  
背相望于是焉出而閩爲尤勝如建之章得象  
章惇胡文定父子真西山蔡西山父子朱文公  
劉屏山游定夫福之陳古靈鄭夾漈余深未倬  
邵武之李綱黃潛善李果齋南劔之楊中立李  
延平陳了齋泉之曾公亮蘇頌興化之蔡襄皆

一時之才賢且伊洛遺統之所系四方地氣消  
長盛衰之理昔人之論不誣

古曆五星皆順行至秦始有金火之逆漢初側  
戾五星皆有逆故班氏謂問之未造人紀不修  
師旅數起五緯如失常矣

古人建步立畝六尺爲步百步爲畝至唐始以  
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

吳中皆江湖平曠之地瀕于海隅東南北三面

無高山限隔春夏多大風古人謂東南多風是也且東南東北西北三隅之風往往迅暴惟西南一隅無甚大風蓋由武林浙右天目諸文山障隔故其風之來稍緩氣鬱蒸濕人亦肢體疲倦乃西南坤維濕土之氣使然  
閩廣之地稻收再熟人以爲穫而栽種非也予嘗識永嘉一儒者池仲彬任黃州黃陂縣主簿詢之言其鄉以清明前下種芒種時苗一壟之

間稀行密時先種其早者旬日後復時晚苗于行間俟立秋成熟刈去早禾乃鋤理培壅其晚者盛茂秀實然後收其再熟也

凡產茶之地山南則冬無寒風多陽氣而和暖得春氣而先發故芽嫩全味厚生山北則受風雪多而陰寒至春深始萌葉厚而拳跼氣味不全如海產香之地相似偶見一茶商論之近理卽茶經謂生陰陂谷不堪採掇性凝結癥瘕者

是也

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至晦庵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倣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旣久莫之或改及文祥留意杜詩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後錄可見不獨忠義冠于一時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至元間載帥初趙子昂諸公始出作詩文皆從李杜韓柳中乘頓掃者時之氣

習非惟遺山劉靜修諸公系中原文脉而南人文格亦變

宋祚將終不獨文氣衰弱民間歌曲皆靡靡亡國之音至今臨安府瓦子印行小令人家尚存於此可見至正間北人歌辭破碎聲調哀促號通街市無復昔時文物豪雄之氣而人多製香羅帶酷相思之類悲怨迫切之聲若不能一朝夕者聽之使人悽愴不自己關係元氣運亦不

小者

宋駐蹕錢塘後歲率以重九然菊燈迤遲至冬至則預賞元宵新年節序連絡至清明始罷臨安幹辨日以整筵宴飾妓樂為務觀周草窻武林雜志可見

前元自至正未亂之前四方無事服色皆尚華彩男子多服青紫婦人皆紅丹臉朱脣惟居喪者素面素服自壬辰癸巳歲後一槩事淡素男

子白衣白帽白靴婦人素面不施朱丹釵飾之類皆不用縮髻名懶梳頭衣服全用潔白蓋白為金行之氣金為兵象刑戮肅殺之氣是以海內構兵人物凋瘵

前元印造中統交鈔以銀為率名曰銀鈔一貫文省準錢一千文直銀一兩故五十貫為一錠蓋是銀五十兩也得江南初以一貫準宋朝里會三十五貫時來佑一貫一石後造至元鈔兼

行以一當五名曰金鈔子母相權至是米值十倍於前以其中統言之十余貫矣至大中行銅錢印造至大鈔一貫爲錢一千文准銀一兩當中統二十五貫數太多物價騰湧期年乃罷至正庚寅中統已久廢改造至正印造中統交鈔名曰新鈔二貫准舊鈔十貫爲鈔一千文米石價舊鈔六十七貫至是六十七倍於國初後用兵率印造以買軍需和糴米民

復顧視至羣雄割據遂無用矣始世祖嘗問國祚于丘真人曰三樣紙錢飛不起至是驗矣且昔時至元爲母中統爲子後子反居母上亦下陵上之象

今之官斛規制起於宋相賈似道前元至元間中丞崔或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于時至今不改

至元間得南國有總統者發掘先宋江南陵寢

其間金寶不可勝計取梓宮中尸體置于故宮  
殿基上建石塔壓之以厭勝江南人凡宗廟神  
主人民版籍皆寘于下高一十三丈後有雷火  
自天而下破塔烟火焚經三日方止或云是天  
曆戊辰秋也未詳其塔至張士誠據浙右時其  
弟士信毀之

高郵湖大蚌珠自宋汴京時諸公記之蚌大如  
席珠大如拳多見於類書亦天地間一異物耳

是後不聞有亡然張氏起於草野割據方面受  
朝命爲王公爲宰相平章金紫比比雖一時草  
竊而卒爲王臣蓋異物亦爲之先兆也

張氏割據時諸公經國爲務自謂化家爲國以  
底小康天起第宅飾園池畜穀伎購圖畫唯酒  
色耽樂是從民間奇石名木必見豪奪如國弟  
張士信後房百餘人習天魔舞隊珠玉金翠極  
其麗飾園中採蓮舟楫以沉檀爲之諸公宴集



輒費米千石本皆起於寒微一時得志肆情縱  
欲一至於此時人作詩有云書生一夜睡不着  
太湖西畔是他邦士佳在圍城中夜于城上土  
棚下食金桃飲酒飛砲入射竅中擊死  
爲天下國家自古不可弛武備前元自得江南  
之後一槩盡毀城壁諸四海爲一家民間有弓  
箭兵器以重刑將官用勢襲其子孫自飲酒食  
肉手不能操矛戟是以中原一旦橫潰盜賊蜂

起焚劫郡縣如入無人之境厥後買民丁望敵  
先潰至正壬辰賊由湖廣破饒信入錢塘犯湖  
常無一郡能邀截之者緣無城池以爲備也

大河南北自至正甲申連年荒旱盜賊白晝城  
市行劫人相食厥後有蕭留留自淮渡江入建  
康之華山生子作彌月有盜網船頭陳顯四等  
引官兵弓千人等獲之餘黨復沒江而北  
後至元丙子丞相伯顏當國禁江南農家用鐵

禾又鎗即又犯者杖一百七十以防南人造反之

意民間止用木义挑取禾稻古人所謂肉食者

其智如此又禁戲文雜劇評話等項

後至元丁丑軍民間訛言官起發童男女自是

髻鬣以上者婚娶男女年長久無匹配者雖貧

陋婚娶無遺幾一月方止亦可怪也

元世祖城燕都土中多掘出紅頭蟲問於劉太

保秉忠劉對曰後世壞天下此類也祖曰此必

西番家也

吐番皆戴紅帽

故取西番人作帝師以厭加

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西番佛子大元帝師

之稱在外諸郡立帝師殿以祀之設蒙古學於

中殊不知亡紅巾之亂

至正辛卯大開黃河傳握得一石僧背刻云莫

笑石師姑一隻眼開了黃河天下反果以人夫

擾攘遂致大亂一時訛言關係不小

燕城係劉太保定制凡十一門作那吒神三頭

六臂兩足世祖庚申即位至國亡于戊申巳酉之間經一百一十年也

翰林王學士曰

名達字達善

在天為天命在人為天

性理一也于是乎有心焉故曰聖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者為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為甚妙靈則虛虛則靈知覺于是乎生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理知覺原夫理人心即道心矣行其所不當行者則知覺梏于氣知

覺梏于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可不盡精一之功哉至正庚寅江浙鄉試貢院中驚喧以為見大蛇或言見怪獸莫測所在或言舊在武庫中之大蛇故賦場以角端為題至冬方國珍作亂江浙始用兵

文宗潛邸金陵一日過蔣山寺觀鑄鐘以所御碧鈿指環投于爐鐘成碧鈿宛然在皇帝萬歲

字之上有術士王一初妙于六壬嘗與帝占許  
其有神器及卽位以一初爲鎮江府尹一初被  
召在京師日常在上前有飛鷄墮于殿前命占  
之曰當有不管軍不管民大官人死亡之徵頃  
之果有以帝師薨聞于上

趙子昂未仕時在錢塘訪鬼目相士至肆中拜  
之鬼目曰且保重官至一品名聞四海人也  
丙申張氏據姑蘇楊叅政以苗獠守嘉禾二境

之間往往以取功富貴易于反掌上則參謀軍  
事次則招集無賴少年爲義士頭目殺掠鄰境  
名曰檢括金帛財貨打劫不貲至於墻屋亦折  
毀而歸一時無不如志厥後多被殺戮或後貧  
困或貽禍于後人

宋末德祐間北兵入浙國中擾擾間有不逞者  
輒強梁爲暴多爲豪右所殺或事平被戮元曾  
祖教授公嘗語諸先子至至正壬辰紅巾寇入

杭丙申淮寇入姑蘇先子嘗以之語諸鄉人勸  
戒之是時多有無良之人顯然肆惡皆爲有力  
者殺及全家或平日所行不善此時略宣橫語  
卽遭殺死者亦多有之皆目見也

楊左丞完哲字伯英家世播州楊氏湖湘亂以  
苗獠義軍征行自備糧餉衣裝故所至多殺掠  
轉戰至江東駐軍廣德丙申淮張入姑蘇江浙  
丞相達世公除完哲爲叅政攻討軍于嘉興逗

遛不進丁酉張氏遣僞平江知府周仁詣軍門  
納款旣降

杭州見完哲相見甚歡文炳大設宴盛陳烏銀  
器皿嵌金鐵鞍之類皆奇巧可愛席罷盡以遺  
楊自是約爲兄弟久之楊謀復建德大約以所  
部從之及史至盡以麾下兵圍楊北關營中言  
是受丞相節制蓋楊是時位左丞相權傾一時  
丞相亦忌之完哲久戰屢挫乃縊于營中時戊

戊八月也諸軍及投張氏

王與敬字可權淮西人少倜儻因亂以軍功得官官至元帥以善射得名至正丙申春淮寇江浙以所部禦于常熟兵潰退欲入保姑蘇時叅政脫因納城不納乃抵嘉興楊叅政完哲欲殺之遂駐兵松江謀結水寨于澱山湖等處令上戶供給其軍首鼠兩端爲自全之計楊叅政遣裨將鐵木練思陰圖之王知其謀其屬官戴萬

戶嗾其異圖意遂決乃焚劫松江以叛時二月十九日也鉄木及守令以下皆遁數日完哲調裨將蕭諒襲擊走之奪其婦女陷于叛中者數百人與敬脫走出上海投淮張爲命爲寇虜將軍偕僞元帥史文炳寇松江松江遂陷次年淮張納款除與敬同簽書行樞密事初淮寇入淮姑蘇丞相達公命楊完哲以苗獠由嘉興方國珍以海舟由太倉水陸並進爲征討恢復計值

敬與叛松江遂沮其兵楊叅政完哲統領入番  
思番苗獠徭獍兼江湘湖廣之人從之慄悍勁  
疾輕捷如飛慘酷不情所至殺掠無遺如遣蕭  
諒復松江賊旣去所遺殘民非割耳卽殺之兵  
至上海一路婦女盡虜之男子捉令擔負至營  
門亦殺之號爲剋復慘于劫盜是以重失人心  
豈王師吊伐之意然其保嘉興復錢塘驅逐巨  
寇功亦不可泯也丙申二月巳酉夜淮寇攻嘉

興北門楊自暗中獨乘一騎出東突賊陣後奮  
擊出其不意左右繼至生擒其酋僵仆滿道促  
射之其徒溺水死者無計七月淮張弟士德據  
杭州衆號十萬自嘉禾赴之率將士力戰賊奔  
潰士德幾不免由它道而遁奪其所掠民復業  
省治以安楊去嘉禾日告諸將曰我去賊必來  
宜謹防之比三日果至諸師各擊敗之皆實錄  
也有儒士董性存撰其勲德碑具述其事

松江故華亭一縣也在宋為嘉興之屬邑唐天寶十年以華亭為縣屬蘇州晉天福五年以嘉興為秀州而割華亭隸焉宋理宗朝戶九萬七千七百有奇元初戶版十七萬時江南六府二十萬升為上路總管府十五萬為下路府尹秩三品除使有令字旗藤杖木劔之屬華亭以一邑遂升為散府秩四品大朝以錢糧百萬故與蘇嘉大郡同秩

諸邑戶一十七萬三百二十八寺觀六百七十七處

嘗見小說家言吳陸遜居第園有華麗亭故名華亭考之雲間志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留會宿之所也凡封侯初封亭侯如某亭侯之類遜初封華亭侯小說妄也秦有亭長汴京艮嶽元朝嘗有回回人于內取雄黃爐甘石數萬斤蓋雄黃築于崑穴地道間可以辟蛇虺爐甘石雨過之後日炙之則有濕氣蒸蒸然以象嵐霧故于中築二物



周草窻武林雜志載孝宗一日嘗酌史丞相浩  
甘黃玉葵花杯內有紫心一後此盃在姑蘇一  
富家張氏有國以白金二十錠買之進于燕京  
卽此杯也

往見白描玉于高會周瓊英一卷內有古曲若  
干段非近世歌曲之名蓋四十丈曲之一也後  
見大曲譜相合如紅葉題詩崔鶯等皆有之時  
人不解其音節耳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如年馬上時時  
聞杜鵑三千宮女如花貌妾最嬋娟妾最嬋娟  
只恐君王寵愛偏此孟蜀花蕊夫人出蜀赴汴

梁作也本徐匡章之女

或云姓費

陸放翁在杭都城一詩世味年來薄似紗誰吟  
騎馬客京華小樓昨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  
花短紙矮行閑作草晴窻細乳戲分茶素衣草  
起風塵嘆猶及清明得到家曹雲翁家有此真

蹟因扁其樓曰聽當年立馬錦城西曾為梅花  
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斷青陽宮接浣花溪此  
放翁在城都後作也嘗見其親筆辭翰殊有風  
予外族曹雲西處士風流雅尚好飾園池有軒  
花木水石間曰窪盈曰潔芳小樓曰聽春雨有  
亭竹樹陰森中曰息影梅間曰索笑近水梅軒  
曰清淺橋中曰楚頌花本間有亭曰遂生花竹  
間有橋曰躡虹曰霞川曰月竇曰愛蓮命名皆

清標不凡惜乎其家廢于巳酉庚戌園林百歲  
巨木佳花名果輒自枯死魚鳥皆無復來止可  
見竹木禽鳥發生栖止皆乘人生之氣氣之和  
燠故能使然大家巨室覆墜陵夷之際得氣之  
先率皆若是

郝陵川經論書法鍾王變篆隸也顏變鍾王用  
篆也蘇變顏柳用隸也故古文則學先秦篆則  
學李斯隸則學鍾繇楷則學鍾王顏蘇行與草

則學芝索靖二王張旭然讀書多造道深老練  
世故遺落塵累絕去凡俗翛然物外下筆自過  
高人一等矣此又以道進技書法之原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去聲百  
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稱

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郝陵川帛書事元世祖庚申卽位以翰林侍讀  
學士郝經奉使于宋告登寶位宋相賈似道忌  
公露乞和之盟拘于儀真不令入朝亦不遣還  
在儀真新館作帛書附于鴈足云霜落風高恣  
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射窮海  
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  
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此十五九字帛博一寸高五寸皆有陵川郝氏印  
透而公以至元十二年二月送歸國三月虞人  
獲鴈于汴梁金明池爲安豐教授王特若所得  
延祐五年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知之  
奏于朝敕中敕取之仁宗裝潢成卷命翰林集  
賢文臣題識之藏諸東觀或說世祖有四十騎  
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者妄  
也

李雪菴以善書得名頭院布衣在道釋二民之  
間爲糠糲教宗官秩一品元世祖時

李息齋善画竹嘗爲嘉興守故其竹吳下多有  
之子遵道任台州黃岩知州尤善画竹木優于  
乃父

古人無画蒲萄者吳僧溫日觀夜于月下視蒲  
萄影有悟出新意似飛白書體爲之酒酣興發  
以手潑墨然後揮墨迅于行草收拾散落頃刻

而就如神甚奇特也既死其弟子沈仲華湖州人傳其法亦佳世多見之

李運使員嶠亦善画蘭竹

春帖子難得佳者如鎮南王府碧梧翠竹神仙宅玉葉金枝帝子家張天師宅麒麟閣下神仙客龍虎山中宰相家江浙省治青陽運轉乾坤泰黃道天開日月明

金華黃潛晉卿早年爲湖州長興吏因簿書被

筆乃棄吏發憤讀書登乙卯進士第爲世名儒官至翰林侍讀學士

趙仲穆雍松雪之子善書画嘗任淮南知州有一玉帶時廉訪某官欲得之不從竟以事蟻之而罷其職至正中被召入朝旨下淮安取往來案牘焚之仕至翰林侍制晚年與郡爲吳興太守

觀古画書先察其統素可知其世代真贋不得

逃也觀画水先觀其原次觀其潤又次觀其流也

青龍任水監月山次画馬得名其子三縣丞者由父廕得官生二子一女至正中北人有楊姓某官因亂僑居任氏館舍子聘聘任女其子生而驕初不知也嘗登牆窺所聘女任氏父兄皆惡而侮之欲絕婚而不可得遂遷延其婚期楊遂北歸音耗不相聞乃以女復受南鄉某氏聘

及親迎船至其門其女遂剪髮而泣曰奈何以一身而有二夫吾將奉佛終身焉閱其室多佛書圖像之屬已久卒不偕久之一日消息來楊之子已死憑附其女玉玉其女後為女冠廉潔

無瑕今年已四十餘矣事可紀史冊張氏時嘉興民夫婦避地行舟于道中夫挽牽婦執柁偶值二兵利其舟而劫之乃殺其夫于岸婦詭言曰吾人不良殺之宜也二兵挾之歸

于平江伺其隙潛詣有司訴之二兵服罪就刑  
田野匹婦固難責以全節卒能伸大義以復夫  
天之仇亦可尚也惜乎失其姓氏  
常西吳李耀卿學士之子回回人居松江一日  
與家人飲酒妻以所插金篋揭肉而食偶有客  
至瑛出迎客妻速入厨具茶飲客去尋向之金  
篋無有也疑爲一女奴所盜杖之偶致死密以  
錢物賂其父母得免訴訟久之家人與里巷會

茶中有一老婦人首插金篋熟視之乃向之所  
失物也詢之是買于一丐者及問丐者之所來  
云于某家整屋瓦合漏中得之蓋是時有肉在  
篋上爲奴狸銜去墜于彼也凡事當詳處失一  
小物而致殺人夫婦二人不久皆死  
予嘗見富家巨室不以富有之際結人之心行  
方便種德廕子孫往往剥人之肉以取豐已人  
遺數斗隔年倍息轉算幾年以一取百小民之

家田廬准折一空彼方以為得計儲積贏餘富過封君貽于子孫豈非良策哉不再世化為烏有者吾見多矣

世俗占候雨晴惟甲子壬子甲申甲寅四日頗可憑此外俗說占測水旱豐歉未甚可稽故眷家伯翔陸先生嘗著田家五行志若干卷專述田家俗談為農家占候一家之書率多可驗愚民惑于妖巫雖官府嚴禁莫之能止海上一

富家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營屋巫者令木匠造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于巫巫言有厭勝于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巫前所教也聞于官巫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禁淫祀及巫覡皆由此始

張氏將亡前三二年民間稱不可了之事則曰

寧散寧奴梗反吳音即凡稱荒唐欺給之事曰

製砲厥後受大兵圍困莫之可解日夜被萬斤



砲攻擊不已將暮年乃破一時里巷之言亦自  
可怪  
洪武甲寅乙卯之間街市兒童相語必曰也是  
明朝如云未然也後試思之豈非鳳鳴朝陽之  
語乙卯春民間無產業者起發鳳陽府屯田全  
家死于鳳陽居半其語意頗相符合  
張氏有國時浙間一夕月明四五鼓之間水皆  
騰湧池塘溪壑之內皆然松江上海邑中墜一

海魚長幾二文名曰闊霸考諸白孔六帖魚墜  
于市滅亡之象

白翎鵲大能制猛獸猶海東青善擒天鷲北人  
琵琶有白鴿鵲曲

司馬溫公奉勅編通鑑置局書寫凡有誤字例  
旁注半非作亡體至今相仍作十字寇萊公當  
國凡有文字准此字去十作准至今不改先宋  
諸人言之然韻中亦有此准字莊子有平

中准

唐德麟開元曆皆以驚蟄為正月中氣雨水為  
 二月節氣未審今法起于何時  
 吳下大水歲饑多是納音屬土之歲如至順庚  
 午至元戊寅至正丁亥洪武丙辰理不可曉  
 世俗相傳八句子一百八十年歌多有意驗如  
 洪武丙辰結句云但看六月中六畜一齊哭是  
 年大水孳畜無食人皆殺而食之庚申歲云庚  
 申多鬼哭是歲多怪事如龍潭療病嬾人變牛

之類

海隅曹宣慰其先起農家至富強有孫文載娶  
 邵玄同先生女初歸曹氏一日謂孫婦曰可從  
 吾出觀花園遂出所居外一望平田菜麥青黃  
 無際乃言曰吾家花園如是非爾家奇花異卉  
 之比也斯亦務本之言猶昔人賞黑牡丹<sub>之意</sub>  
 曹宣慰其父知縣前宋福王府管莊田人也至  
 宣慰日益盛大時潞山湖為潮沙漂塞大半曹

氏占爲湖田九十三圖凡數萬畝相傳其倉中  
米囤凡十二行每行十百二十枚又一所少差  
亦十二行行八十四枚積粟百萬豪橫甲一方  
郡邑官又爲之驅使時有人以謀反不法事告  
于江淮省蒙古臺某丞相相受其賂黃金二十  
錠坐其人爲誣告丞相家奴二人來索酒錢于  
曹曹曰我以金廿錠與丞相了更有何物與爾  
輩家奴歸告丞相丞相大怒出所賂金于堂上

凡曹氏主僕卽收捕之曹有一子號十提舉獨  
單騎北走至燕都投右丞相聶某聶某爲之計  
約以婚姻結之乃入奏江淮丞相某取要臣姻  
家金錠二十上怒命下繫丞相赴京取問遂服  
罪曹氏糧萬石宣投遙在浙東道宣慰副使有  
司以文字上增歲獻字以是歲歲趨之子孫爲  
之家厥後有司以湖田散佃于鄉民以足其數  
在前元元真大德皇慶間言也鄉人苦其豪橫

有作對偶云雪洒荒郊白占田園能幾日烟迷  
曠野黑漫天地不多時之語北人目之曰富蠻  
子

宋金雞二十王慈命可繫丞酥扶京取問殺罪  
餘以敬啟辭之八人奏云郵丞酥某項要與歐  
單觀其去至燕階對古丞酥某項某為之情  
八曹乃主對唱外辭之曹有一千餘十與舉國

寶顏堂訂正農田餘話卷之下

長谷 真逸輯

廷樞陳上選訂

太白金 星校

朱清太倉人張瑄居上海二人本海寇元初就  
招安即為導攻崖山諳識海道漕運江南糧不  
旬日達燕遂有功朝廷付金銀牌而許其便宜  
除授凡任船水手得力者皆授朱張官軍慰張

之子官叅政富過封君珠寶番貨以鉅萬萬計  
每歲海運許稱沒于風波私自轉入外番貨賣  
勢傾朝野江淮之間田土屋宅鬻者必售于二  
家他人不敢得也張叅政嘗夜過曹宣慰所居  
里中相惡爭鬪張氏遂于曹氏宅前疏鑿河道  
以報之毀其外門事聞于朝旨下賜楮幣二千  
五百貫命本郡官營辦筵宴以平二家宿怨復  
其外門朱張二家厥後在朝有言其豪橫罔上

結連外番有無將之心遂設之籍其家寶貨不  
貲前元江浙財賦提舉司卽二家之資產

朱軫管國英居上海家富豪橫因刈荒蕩茆草  
啟爭端相殺傷至使二境人不敢越界執之卽  
置積薪下焚殺之彼此擠拂海洋行劫事陷之  
皆係于獄更相囑賂官吏文致互入其罪時在  
後至元中丞相伯顏當國戮二人于平江并其  
黨與籍其家厥後田土撥賜丞相脫脫立稻田

提領所于松丘主其事

王同知景玉居嘉興鉅富其父任廣東市舶提舉故家富不貲景玉自幼但見金寶充溢是以奢淫無度家不置釀具日沽上尊酒不置燈盞夜止燃燭至以真珠結網珠燈沉酣竟日視金如土予嘗識其子九霄寓居曹氏讓西園尚多故物

今之葉子戲消夜圖相傳始于宋太祖令後宮

人習之以消夜又有倒擲戲者以玉作檝攪狀

六觚而列

一二三四五六

推旋于玉盆中久之方倒中

其數者爲勝又有鬼工以一牙瓢如指大內貯器具二十件皆以象牙爲之小如油麻有一小文簿檢其出入又有小画卷長數丈圖故事花鳥之屬展玩半日工夫此等皆昔時後宮之物也

丙午七月朔日秩時日食大半明者亦無光人

視物皆成金色視人面如黃橙

八月廿二夜有星蓬蓬孛孛如絮犬于斗始見于紫微垣天棓內指牛安從西南行疾甚次夜復見已行過約五六十度又次夜雲晦遂不復見

庚戌子一月初六夜半坎位有紅光自地起直上森列如植自昴星相東西天半界如色暮霞於中星宿色皆紅雞犬俱鳴宋宣和元年有此

異見宋通鑑又宋加泰四中子為金泰和四年三月

中天以北箕色殷紅如四不言日夜見金志

作園士治蔬圃其人必病黃日與穢惡之氣相

近蓋五臟之內脾香臭惡氣入脾以害脾故也

今之水母俗稱海蠶或作涉聲皆無義理按嶺

表錄異謂之蛇痴駕反疑其音近涉故記為此等

字耳又云廣州人謂之水母閩人謂之蛇其形

乃渾然疑結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

覆帽小如挽腹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有足而無口眼常如有數十蝦寄腹下嘔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着卽歛然而沒乃是蝦有所見耳越絕書云海鏡蟹爲腹水母蝦爲目南中好食之云性暖治魚之疾然甚醒須以草萊灰點生油再三洗之甚瑩淨如水精紫肉厚可二寸薄處亦寸餘先煮椒桂豆蔻或生薑縷切而滌之或以五辣肉醋如鱸而食之最宜蝦醋亦物類相攝耳水母本

陰海凝結之物食而暖其理未詳

余按韻學集成脣字內有浙音者載輶字注以爲柔皮又曰韃水母也則此物爲海韃其音爲浙可證前說皆非況此物正似柔皮狀無疑也正德庚午九月一日蘇臺張翼南伯志時年七十有七

疑山在華亭西五十里有禪寺曰普光王山昔日在薛澱湖中有道人登禪師者始結屋于崑



農田餘語卷下  
山之西面多漁家捕魚自道人結菴以來居人  
採捕竟日不得魚因乾師問其故師曰但以爾  
舟載王能語吾山者當遂所願魚可得也旣而  
果然自爾遠近歸之積累旣民因以建寺名普  
光王嘗因浮圖放光故爲塔神名號在宋朝有  
勅封伽藍神相傳秦時邢氏三女爲之曰三姑  
雲間志亦著邢女事潑山前元時潮沙湮潮今

在平陸

採生妖術王萬里江西吉州人以算卜遊江湖  
前元至順間於興元府遇一同道劉先生甚相  
得劉曰我有一術容易覓錢收採生魂遣去人  
家作怪來請禳鎮廣得錢財行李取出五色線  
帛包裹人髮一塊并有符篆云是生魂李延奴  
以楮鈔七十五貫售之遂改名買買又傳採生  
收葉呪術次年又於房州逢舊識曠先生又買  
得生魂耿頑童與賸買一同驅使以此節次魔

魅人家至至正辛巳八月到大同府豐州黑河  
村周火家課命有一女月惜十四歲性格聰慧  
萬里圖殺害之夜密念呪語潛伺於後既月惜  
果出拽去遠地無人處用刀割下頭髮鼻舌脣  
耳諸光目睛十手足指 心肝肺等件日乾持  
宋裝投小葫蘆見內往來陝西賣卦壬午前到  
察罕胸兒南街平易店安下開卜肆彼中有王  
弼者來訪萬里萬里于話次曰此地淺水留龍

不住弼曰爾何人輒敢大言因忿爭衆勸解之  
弼還家夜中臥內有風吹葫蘆哭聲日常有之  
王乃請一人孫法師勘祟有鬼自空中作人言  
云是南街巷內先生遣我來索衣服口稱冤枉  
冤枉王集社長鄰里人備錄鬼詞云我是豐州  
黑河村周大女母姓張兄名那海母舅張大西  
隣董二北僻吳三備說被殺緣由弼遂聞於官  
于萬里行李搜出女身紙人兒八個五色線人

唐田傳言卷下  
髮相纏葫蘆兒符印等物彌家又空中有鬼稱  
是耿頑童係奉元路南坊織房耿家第二男兄  
名頑驢又一鬼言是察罕胸兒李帖家兒子名  
延奴因劉栾師賣與老蠻賊改名買買二鬼備  
言父母姓名年甲親隣姓名某人及被殺年月  
所司追至李帖名福保并妻阿劉供狀與鬼語相  
合保天曆己巳牧羊子外失之不可根尋時年  
十四萬里供收傳法時不得食牛犬固近買馬

快食牛肉破法致令鬼言事洩時陝西省罕察  
胸兒宜慰司行移奉元路咸寧縣照勘耿頑童  
大同路豐州黑河村照勘周月惜

至正乙酉詔天下分遣廷臣爲諸道黜陟使察  
官吏問疾苦禮尊年賑貧乏褒善良起淹滯所  
至如巡狩江西布衣黃如徵上言本道奉使散  
散王士弘不遵詔旨務取民財鉗口結舌官吏  
賢不肖不察民疾苦不問尊年不禮貧乏不賑

善良不褒淹滯不起江西福建一道地方五千  
餘里馳騫未數月而徧民失望矣且迷小民作  
歌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曰  
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回時烏天黑地官吏每歡  
天喜地百姓每啼天哭地又曰官吏黑漆皮燈  
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庚申君立高嚴二女爲后監察御史李泌上言  
昔世祖有言誓不與高嚴共事省臺無用而況

宮中乎以太后位以下錢糧昇之以婦作母也  
失齊家之道且殷紂周幽因寵內而亡國失諸  
侯爲可鑒者書奏除海北道廉訪使僉事又言  
前者上章未蒙俞允言不行辭以母老乞歸田  
里

司馬溫公書儀云古人謂父爲阿郎母爲娘子  
故劉岳書焦上父母書稱阿郎娘子其後奴婢  
尊其主如父母故亦謂之阿郎娘子以其空之

唐曰傳言卷下  
宗族多故更以行第加之今人謂妻之父母書  
稱其妻爲幾郎子姝亂尊卑  
舅之子稱內弟不書姓姑之子稱外弟書姓今  
人通稱表弟

雲間前元時有一黃冠陶谷菴居谷水坊面得  
服拊術冬月止御單衣常時或揮扇夜不用枕  
昂首而寢名曰懸枕睡

上海草了堂宋故家也家藏書至全備前元文

宗時講筵語及唐聶夷中詩上詢其有文集否  
諸學士皆以未聞對或進言章氏藏書之富遂  
特旨下訪其家果有彙集上之勅授某州教授  
以旌之厥後高麗戍金千兩欲易之不允子孫  
後不振張氏有國時已散失多矣

儒士謝子蘭論辨確嘗言吳江三高亭不當祀  
范蠡蠡越臣以計滅吳絕吳祀盖吳人之讐也  
豈當祀之二致千金史記云載西子入海中公

巫臣之流也安得爲高哉

齊天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之無益也夫靈山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猶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將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

水泉將涸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奚彼猶不用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得盡種藝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能有德也

至正甲辰秋八月張氏國第四平章士信充安豐遂逼達世丞相以位讓之其移文略曰太尉

間府俯同三司上柱國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相  
照得浙江省莫臨吳越控制江淮乃天下之雄  
藩定東南之重鎮自非碩德元勳雄威重望功  
蓋當世澤及生民者疇克居此吳王張士誠有  
生英傑間世雄才其弟太尉張士信天資英武  
志節忠貞伏念當職才非輔弼年已衰殘德不  
足以服人力不足以勝任苟不推賢以自代必  
致誤國而獲愆今將元授官爵行中書省行樞

密院行宣故院三臺銀印各一便宜行事賞功  
罰罪招降討逆并金牌等付授施行遂劫制拘  
幽于嘉興飲毒而卒  
予外曾祖妣大君陳氏兄弟若人平生不患痘  
瘡緣姓產于宋臨安有一穩婆某氏者與人守  
產生兒不患痘瘡且十九初產見未啼前能去  
其口中穢物故也及觀李東垣班疹論云子在  
腹中隨母呼吸飢渴則飲母血十月降在口中

尚有惡血啼殺一發隨吸而下此血復歸命門

胞中僻于一隅伏而不發右胃命門為直至內傷乳

食濕熱之氣下陷滲合于腎中二火交攻營氣

不從惡氣乃發合此說前事可信驗油音芮水相入也

至朔分同日十九章是為一章中有七關凡六

千九百四十日名曰章歲見齊東野語中藏元

霞論問書謝應芳子蘭論學校設地靈祠于戟

門之外夫婦隅坐甚非禮也且男子居外女子

居內豈有身為神妻呈身露肉次饗士大夫

豆之薦于先聖清廟之下學風府出之地

而乃論於習俗之繆理當撤去為宜

謝子蘭曰美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者聖人

順陰陽之理初不以死生榮辱貧賤富貴之類

一皆繫乎年月日時之吉凶而使人拘拘焉擇

而用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舉一物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亦盡乎人事而



已夫天時何足泥哉

前元英宗

碩德  
入利

年號至治性剛好殺故被弑晉

以藩邸入踐大統識者以至治二字祔成晉王  
二字數或然也時改元泰定二字出道書乃非  
正道也

西漢景帝男中山靖王勝為人淫營樂酒好肉  
生子一百二十餘人宋徽宗止及其乎

宋熙寧中總天下戶一千六百萬而漢淮以南  
當千有餘萬戶前元至元初國中比民數八  
十餘萬及乎江南得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  
餘戶總南北之民一千三百二十九萬六千三  
百有六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洪武初天下  
戶一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五戶可見兵  
燹之餘比熙寧十之一也

宋幼主名彙歸元朝封瀛國公命為僧賜名哈

一說作  
合尊

就業河西某寺悟前身曾為寺僧後

至燕京有僧恩斷江贈以詩曰版圖棄屣南歸  
北衣鉢傳燈西復東地家山無復好莫思故  
國月明中至英宗朝遇

許文正魯齊公衡被召入見世祖問曰聞爾多  
能奏曰臣能種田教學祖曰爾本事只會言兩  
件對曰種田乃衣食之本教學乃風化之原上  
善其對

趙文敏孟頫胡石塘長孺至元中有以名聞于

上被召入見問文敏會甚麼奏曰做得文章曉  
得琴棋書畫次問石塘奏曰臣曉得那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事時胡所戴笠相偏欹  
上曰頭上一個笠兒尚不端正何以治國平天  
下竟不錄用

柳子字子厚唐人曰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  
亦附之以敬焉祀于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  
無以致敬祀于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

教孝祀于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示  
勸善

廉文正公希寫字善甫其父本北庭人從回鶻  
主婦于元官官至司徒生文正時適拜廉訪使  
遂以官爲姓見元明善所作神道碑世祖一日  
語文正曰受戒國因參內典可以開益神智對  
曰臣幸蒙聖訓受孔子之戒久矣祖曰孔子何  
戒對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祖頷之常好讀孟

子時號廉孟子後子孫居平江

凡人窮達禍福之生大則有命小則有時太公  
窮賤遭周文王而得封寧戚隱厄遇齊桓公而  
遺顯豈窮賤隱厄爲有非而得封貴顯爲有是  
窮達有時遭遇有命故也太公寧戚賢者也尚  
可謂有非乎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爲父弟深害  
幾死者再三旣遇堯受禪爲帝方見其害未有  
非旣立爲帝未有是前則時未至後則時命俱

農田餘言卷一  
至也按古之人困阨後得通達未必初有惡而天禍其前卒有善而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自結髮以至于死前後無異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達一全一壞遭遇適然皆繫時命也

後至元丞相伯顏專權其兄馬扎兒召爲樞密密使使之子脫脫爲臺大夫伯顏久蓄無將之心一日記以打獵領出兵次子外謀歸朝卽行

廢主之事脫脫入白其逆遣使召之伯顏曰我不在朝有何詔旨勒騎歸都城城門已閉有詔爲劉氏左袒諸軍從之乃除平章沿途中遞降官至于幸恩列陽春縣安置死于龍興路驛舍日見親重至正中拜相以中州河患遂舉疏鑿之役因走役夫潰散河南叛蕩受詔復徐州州平班師十四年復受詔討高郵兵百萬砮于玉山賞功戮罪便宜行事誠大軍圍賊城城中窘

慶日餘語卷下  
慶無計本破在頃刻丞相以士卒勞苦視賊以  
釜魚置兔何可逃免姑俟明日進兵破之決矣  
泊夜半詔至免相收其兵權安置懷安路以樞  
密使統其兵或勸丞相破賊然後聽詔入朝問  
故曰是逆君命也不聽或勸其扶立鎮南王爲  
主爲南北朝曰若行此志則在吾叔手中爲之  
矣遂就道諸軍潰散叛而資寇者有之吁元氏  
之大事去矣淮人苟延十年之命養以富貴在

此一舉也

真文忠

名德秀號西  
山宋南渡人

曰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

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闢之尤嚴彼之教得  
行由禮之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而  
有殷奠虞祔祥禫而有祭旣足以盡人子追慕  
之情則于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爲之矣不復祭  
禮而從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悵然無以報  
其親未見其可也

悵悵者失道  
無所之之意

以此言之奠祭

之禮其可缺乎  
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挂駭旁人漢陰有叟  
君知否抱瓮區區亦未貧此晏元獻詠上竿技  
之詩也王荆公見而題其後云賜也能言未識  
真誤將心計漢陰人枯樸俯仰何妨事抱甕區  
區老此身二詩見諸葉石林詩話倪文節經鉏  
堂雜志言荆公未用時天下以重名歸之一旦  
顯用壞盡名譽惡盡善類用盡心術新法一變

馴至禍亂使其當時高臥不起安得有此不違  
者未必不爲福也故李大方亦有詩云可憐一  
代經綸業不抵鍾山幾首詩

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  
故歛而藏之今之藏者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  
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  
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者舉世惑而信  
之于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

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于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愍哉又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于道路猶仁者見而瑾之耶瑾音謹埋也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著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

也旣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昔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天賢愚繫于人固無關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其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緇銖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

農田餘話卷下  
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  
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  
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  
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  
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于是兄自巳以意  
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  
取便干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夫吉以  
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

年六十六恭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  
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  
棺成而斂裝辨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  
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  
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 吾祖葬書  
之不足信視吾家

予早年深秋多見林木間有異禽如翠羽之類  
班綵可愛其狀不一有喙若剪股相交者或人



云皆是海南所產此亦乘地氣自南而北自兵  
興後三年余年未嘗見之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個何會動  
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入此亦  
不是自性而復歸如月影在一盆水裡除了盆  
水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裡  
哉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裡明  
年又復來生這枝上哉

華亭夏椿義士家嘗蓄一龜尾有十三支云是  
一千年生一支每歲冬作一木匣以攘草屑韞  
藏之凡若干年一歲將龜藏龜眼出淚主寒歲  
遺火焚燎屋宅龜亦死其女爲郡公孺先生之  
母幼年親見此母誠慤不妄語者  
朱子曰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  
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  
死爲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

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嘗記至正甲申七月某日日將沒有一流星自

墜于西地去地數丈而止大如月色白無光下

有白氣一道如帶蜿蜒下垂西地向丈余少頃

其白團從白氣中下墜有聲如雷地皆震動

晉郭璞字景純元帝時為著作郎嘗欲為顏含筮合字弘都成帝時為

侍中光祿大夫筮請占其命之休咎也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

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

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三十餘年年九十三

文中子名通字仲淹隋文帝時人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

故君子畏之賈璠進曰璠門人也敢問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

取也庸非命乎

邵子曰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之與其富然後

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之與其貴然後能貴

若然則富貴在天也非在人也有求而得之有

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修而得也不修而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而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之已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不得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乎

儒士呂勉夫東萊之後善醫韓明善之表兄也

早年同學于一老儒林先生先生每以醫道授之故二人皆善脈用藥如神予嘗見邵公孺先生言其父學錄君七月間被驚八月遇呂偶診之曰爾脈變甚我當爲之修治不爾病將至君不信謝之至九月中旬忽病血證亟召呂謀之曰事已無及旦夕將去矣我當留此送之請召他醫治之亦可越三日果如其言其他治驗率多類此

農田餘話卷之下 終

不計其數之至或以中於此血脈通召召其  
 之曰爾視變其知當益之為命不爾爾耕至其  
 本言其父學稼稼十月間外灘人月與日則  
 之對二人皆善湖用藥味軒子骨具羽公齋夫  
 早平回國卡一未歸林其生其以書其

農田餘話

# 歲華紀麗譜

寶顏堂訂正歲華紀麗譜

一

元 費 著撰

明 陳繼儒

校

王錫祚

成都遊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  
娛樂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沓車服鮮華倡  
優鼓吹出入擁導四方奇技幻怪百變序進於  
前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及期則士女

櫛比輕裘絃服扶老携幼闐道嬉游或以坐具  
列于廣庭巨待觀者謂之邀床而謂太守爲邀  
頭宋朝以益州重地嘗謀帥以命宋公祁宰相  
對曰蜀風奢侈祁喜遊宴恐非所宜宋朝不從  
卒遣之公先奉詔修唐書因以書局自隨自成  
都每宴罷盥漱闢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  
侍和墨伸紙望之者知公修唐書若神仙焉嘗  
宴於錦江偶微寒命索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公

視之慮有厚薄之嫌訖不服忍冷以歸舊俗傳  
誇以爲談本田公况賞爲成都邀樂詩二十一  
章以紀其實而薛公奎亦作何處春游好詩一  
十章自號薛春游以從其俗且欲以易尹京之  
舊稱公知開府專以嚴  
治人謂之薛出油此皆可以想承平之遺  
風也至清獻公爲記乃曰曩時宴會皆牙校掌  
之蓋權酤之利有餘人樂於爲役公帑歲入亡  
慮千萬貫有奇自新法頒行酒坊爲官所鬻牙

歲時雜記  
校雖得券錢不足自贍乃者議置成都市易務  
方游觀時人情懼然咸常歲之半及浣花後始  
開罷去乃復朋聚游江今公使錢歲給三萬貫  
常廩廩慮不足譬之巨人以狹衾寢覆趾則露  
肩擁左則闕右甚可笑也今盤饌比舊從省樂  
優之給亦復過殺設遂廢之則非天子所以付  
畀一隅惠保遠人之意而小民之鬻肴菓者但  
營慕供藉以爲養此游宴之不可廢也觀公此

言則蜀人之貧富欣戚可以知政矣今日元日  
爲始而第其事

正月元日郡人曉持小綵幡遊安福寺塔粘之  
盈柱若鱗次然以爲厭禳懲咸平之亂也塔上  
燃燈梵唄交作僧徒駢集太守詣塔前張宴晚  
登塔眺望焉

二日出東郊早宴移忠寺

舊名碑  
委院

晚宴大慈寺

清獻公記云宴罷妓以新詞送茶自宋公初始

蓋臨邛周之純善爲歌詞嘗作茶詞授妓首度  
之以奉公後因之

五日五門蠶市蓋蠶叢氏始爲之俗往往呼爲  
蠶叢太守卽門外張宴

上元節放燈舊記稱唐明皇上元京師放燈燈  
甚盛葉法善奏曰成都燈亦盛遂引帝至成都  
市酒于富春坊此方外之言存而勿論咸通十  
年正月二日街坊點燈張樂晝夜喧闐蓋大中

承平之餘風由此言之則唐時放燈不獨上元  
也蜀王孟時間亦放燈率無定日宋開寶二年  
命明年上元放燈三夜自是歲以爲常十四十  
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門樓甲夜  
觀山棚變燈其歛散之遲速惟太守意也如繁  
雜綺羅街道燈火之盛以昭覺寺爲最又爲錢  
燈會會始於張公詠蓋燈夕二都監戎服分巡  
以察姦盜旣罷故作宴以勞焉通判主之就宣



歲華紀原  
詔亭或涵虛亭舊以十七日今無定日仍就府治專以宴監司也

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張公詠始卽寺爲會使民鬻農器太守先詣寺之都安王祠奠獻然後就宴舊出萬里橋登樂俗園亭今則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

二十八日俗傳爲保壽侯誕日出竿橋門卽侯祠奠拜次詣淨衆寺邠國社丞相祠奠拜畢事

### 會食晚宴大智院

二月二日踏青節初郡人遊賞散在四郊張公詠以爲不若聚之爲樂乃以是日出萬里橋爲綵舫數十艘與賓僚分乘之歌吹前導號小游江蓋指澆花爲大游江也士女駢集觀者如堵晚宴於寶曆寺公爲詩有曰春游千萬家美人顏如花三三兩兩映花立飄飄似欲乘烟霞公鐵心石腸乃賦此麗詞哉後以爲故事清獻公

爲記時綵舫至增數倍今不然矣八日觀街藥市早宴大慈寺之設廳晚宴金繩院

三月三日出北門宴學射山旣罷後射弓蓋張伯子以是日卽此地上升巫覡賣符於道遊者佩之以宜蠶辟災輕裾小蓋照爛山阜晚宴于萬歲池亭泛舟池中九日觀街藥市早晚宴如三月八日二十一日出大東門宴海雲山鴻慶寺登衆春閣觀摸石蓋開元二十三年靈智禪

師以是日歸寂邦人敬之入山遊禮因而成俗山有小池士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旣又晚宴于大慈寺之設廳二十七日大西門虜聖夫人廟前蠶市初在小市橋田公以禱雨而應移於廟前太守先詣諸廟奠拜宴于衆淨寺晚宴大智院寒食出大東門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設廳曩時寒食太守先設酒饌於近郊祭鬼物之無依者謂之遙享後置廣仁院以葬死

而無主者乃遣官臨祭之而民間上塚者各儀  
集於郊外大僖二年趙公稹嘗開西樓亭榭俾  
士庶遊觀自是每歲寒食闢園張樂酒壚花市  
茶房食肆過于蠶市士女從觀太守會賓僚凡  
浹旬此最府廷遊宴之盛近歲自二月卽開園  
踰月而後罷酒人利於酒息或請於府展其  
日府尹亦許之  
四月十九日浣花佑聖夫人誕日也太守出笮  
橋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設廳旣

宴登舟觀諸軍騎射倡樂導前泝流至百花潭  
觀水嬉競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帟水濱  
以事遊賞最爲出郊之勝清獻公記云往昔太  
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給遊人隨所會之數以爲  
斗升之節自公使限錢茲例遂罷以遠民樂太  
平之盛不可遽廢以孤其心乃以隨行公使錢  
釀酒畀之然不逮昔日矣

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設廳醫人鬻艾道人賣符

朱索綵縷長命辟災之物筒飯角黍莫不在

六月初伏日會監司中伏日會職官以上末伏日會府縣官皆就江瀆廟設廳初文潞公建設廳以伏日爲會避暑自是以爲常早宴罷泛舟池中復出就廳晚宴觀者臨池張飲盡日爲樂趙清獻公使限錢但爲初伏會今因之

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設廳暮登寺門樓觀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備焉十八日大慈寺散盂

蘭盆宴于寺之設廳宴已就華嚴閣下散

八月十五日中秋玩月舊宴于西樓望月于錦亭今宴于大慈寺

九月九日玉局觀藥市宴監司賓僚于舊宣詔堂晚飲于五門凡二日官爲幕帟棚屋以事游觀或云有恍惚遇仙者

冬至節宴于大慈寺後一日早宴金繩寺晚宴大慈寺清獻公記云至前一日太守領客出北

門石魚橋具樽豆觀樵已乃卽天長觀晚宴蓋  
文潞公始爲之後復罷

牋紙譜

古者書契多編以竹簡其次用縑帛至以木膚  
麻頭敝布魚網爲紙自東漢蔡倫始簡太重縑  
稍貴人遂以紙爲便倫宦者也傳多稱其能然  
受宮掖風旨諂親貴猶宦者態也智足以創物  
而亦足以殺身第於文字有功人至今稱蔡倫

紙今天下皆以木膚爲紙而蜀中乃盡用蔡倫  
法牋紙有玉板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玉板貢  
餘雜以舊布破履亂麻爲之惟經屑表光非亂  
麻不用於是造紙者廟以祀蔡倫矣廟在大東  
門雪峰院雖不甚壯麗然每遇歲時祭祀香火  
纍纍不絕示不忘本也恩足以及數十百家雖  
千載猶不忘如此

易以西南爲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

之性也故物生於蜀者視他方爲重厚凡紙亦然此地之宜也府城之南五里有百花潭支流爲一皆有橋焉其一玉溪其一薛濤以紙爲業者家其旁錦江水濯錦益鮮明故謂之錦江以浣花潭水造紙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江旁鑿石爲碓上下相接凡造紙之物必杵之使爛滌之使潔然後隨其廣狹長短之制以造研則爲布紋爲綾綺爲人物花木爲蟲鳥爲鼎彝雖多變

亦因時之宜

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司封景初師厚師厚創牋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爲名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郎因官寓蜀而卒母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士族不侔客有竊與之宴語時韋中令皋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僚佐多士爲之改觀期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入幕

府自臯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  
其間與濤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儒令狐楚  
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祐餘皆  
名士記載凡二十人競有酬和濤僑止百花潭  
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獻酬賢傑時謂之  
薛濤牋晚歲居碧鷄坊初吟詩樓偃息于上後  
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三文昌  
爲撰墓誌謝公有十色牋深紅粉紅杏紅明黃

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雲卽十色也楊文  
公億談苑載韓浦寄弟詩云十樣蠻牋出益州  
寄來新自浣花頭謝公牋出於此乎濤所製牋  
特深紅一色爾僞蜀王衍賜金堂縣令張蠙霞  
光牋五百幅霞光彩疑卽今之彤霞牋亦深紅  
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爲靡麗范公成大亦愛  
之然更梅溽則色敗萎黃尤難致遠公以爲恨  
一時把玩固不爲久計也濤以牋名可矣雖良

家女乃失身為妓韋尹欲官之段尹誌其墓焉  
何哉時幕府賓客多天下選一時縱適不少歛  
大抵唐藩鎮不度皆習然也濤固得之而諸公  
似以濤失云

紙固多品皆玉板表光之苗裔也近年有百韻  
牋則合以兩色材爲之其橫視常紙長三之二  
可以寫詩百韻故云人便其縱闊可以放筆快  
書凡紙皆有連二連三連四

售者連四一名曰船

牋又有

青白牋背青面白有學士牋長不滿尺小學士  
牋又半之倣姑蘓作雜色粉紙曰假蘓牋皆印  
金銀花於上承平前輩蓋常用之中廢不作比  
始復爲之然姑蘓紙多布紋而假蘓牋皆羅紋  
惟紙骨柔薄耳若加厚壯則可勝蘓牋也  
蜀牋體重一丈之力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貴  
川牋蓋以其遠號難致然徽紙池紙竹紙在蜀  
蜀人愛其輕細客販至成都每番視川牋價幾



三  
倍范公在鎮二年止用蜀紙省公帑費甚多  
且惟蜀諸司及州縣緘牘必用徽池紙范公用  
蜀紙重所輕也蜀人事上則不敢輕所重矣此  
以價大小言也余得之蜀士云澄心堂紙取李  
氏澄心堂樣製也蓋表光之所輕脆而精絕者  
中等則名曰玉水紙最下者曰冷金牋以供泛  
使

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

村四曰竹絲皆以楮皮爲之其視浣花牋紙最  
清潔凡公私簿書契券圖籍文牒皆取給于是  
廣幅無粉者謂之假山南狹幅有粉者謂之假  
榮造於冉村曰清水造於龍溪鄉曰竹紙蜀中  
經史子籍皆以此紙傳印而竹絲之輕細似池  
紙視上三色價稍貴近年又做徽池法作勝池  
紙亦可用但未甚精緻爾  
雙流紙出於廣都每幅方尺許品最下用最廣

而價亦最賤雙流實無有也而以爲名蓋隋煬  
帝始改廣都曰雙流疑紙各自隋始也亦各小  
灰紙

蜀錦譜

蜀以錦擅名天下故城名以錦官江名以濯錦  
而蜀都賦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遊蜀記云成  
都有九壁村出美錦歲克貢宋朝歲輸上供等  
錦帛轉運司給其費而府掌其事元豐六年呂  
公大防始建錦院於府治之東募軍匠五百

人織造置官以涖之創樓于前以爲積藏待發  
之所榜曰錦官公又爲之記其畧云設機百五  
十四日用挽綜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  
四練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一十而後足役  
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蒨之  
類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吏舍  
出納之府爲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自今考  
之當時所織之錦其別有四曰土貢錦曰官告

蜀

錦

譜

元

費

著

撰

棧

紙

譜

元

費

著

撰

錦曰臣僚襖子錦曰廣西錦總為六百九十疋而巴渡江以後外攘之務十倍承平建炎三年都大茶馬司始織錦造綾被褥折支黎州等處馬價自是私販之禁興又以應天北禪鹿苑寺三處置場織造其錦自真紅被褥而下凡十餘品於是中國織紋之工轉而衣被椎髻馱舌之人矣乾道四年又以三場散漫遂即舊廉訪司潔巴堂剏錦院悉聚機戶其中猶恐私販不能盡

禁也則倚宣撫之力建請於朝併府治錦院為一俾所隸工匠各以色額織造蓋馬政既重則織造益多費用益夥隄防益密其勢然也今取承平時錦院與今茶馬司錦院所織錦名色著于篇俾來者各以時考之

轉運司錦院織錦名色

即成都府錦院

三疋花樣

八答暈錦

官告錦四百疋花樣

盤球錦

簇四金鵬錦

葵花錦

八答暈錦

六答暈錦

翠池獅子錦

天下樂錦

雲鴈錦

臣僚襖子錦八十七疋花樣

簇四金鵬錦

八答暈錦

天下樂錦

廣西錦二百疋花樣

真紅錦一百疋

大窠獅子錦

大窠馬打球錦

雙窠雲鴈錦

宜男百花錦

青綠錦一百疋

宜男百花錦

青綠雲鴈錦

茶馬司錦院織錦名色

茶馬司須知云逐年隨蕃蠻中到馬數多寡以用折傳別无一定之數

黎州

皂大被

緋大被

皂中被

緋中被

四色中被

七八行錦

瑪瑙錦

叙州

真紅大被褥

真紅雙連椅背

真紅單椅背

南平軍

真紅大被褥

真紅雙窠錦

皂大被褥

青大被褥

文州

犒設紅錦

秦州蠶去真珠錦

細色錦名色

秦州中去真珠錦

青綠瑞草雲鶴錦

青綠如意牡丹錦

真紅宜男百花錦

真紅穿花鳳錦

真紅雪花球露錦

真紅櫻桃錦

真紅水林檎錦

秦州細法真紅錦

鵝黃水林檎錦

秦州中法真紅錦

紫皂段子

秦州麤法真紅錦

真紅天馬錦

真紅湖州大百  
花孔雀錦

真紅飛魚錦

四色湖州百  
花孔雀錦

真紅聚八仙錦

二色湖州大  
百  
花  
孔雀錦

真紅六金魚錦

終

